

永恒的纪念

——回忆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个片断

—

寒流终于过去，雾重庆出现了好天气，阳光灿烂，温暖如春。山城抖掉了一身的阴雨、浓雾、寒冷和泥泞，突然显得美丽明朗，生气勃勃。

这两天，我好像突然年轻了许多。十多年来，第一次如此激动地要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晚上，打开关了一冬的面临长江的窗子，纵目眺望：山城上下到处灯光明亮。没有雾障，江面上灯光的倒影，都清晰可见。火车站上两排整齐耀眼的灯光，像通向北京的银桥。长江大桥工地灯火辉煌，把天都映成淡红色。忽然间，大桥工地播起了郭兰英同志《绣金匾》的歌声。我又一次感到热泪难忍，顿觉眼前模糊起来。

我记起了我的誓言。

那是前年一月九日的深夜。我住在简陋的联合医院里。

同房的几个病人都睡熟了，我悄悄爬下床来，走出病房，去到走廊尽头，在那面临长江的黑暗的空房内徘徊、眺望。

我站在窗前，任寒风冷雨浸湿我炽热的前额，许多回忆涌上心头。

我想起了一九六五年九月，敬爱的周总理来访重庆的许多情景。他在接待外宾的宴会上讲：他抗战期间，是重庆的一个“公民”，曾在这里战斗过八年，因此对重庆有特殊的感情。

他陪同外宾参观红岩村，热情介绍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和居住、工作的情况；但是当外宾要去参观曾家岩五十号时，他却谦虚地婉言有工作，没有亲自陪同去参观。有同志讲，周总理谈起他当年的旧居还是很有情感，但是他之后也没有去看看。

周总理一见到我，就问我爱人来重庆没有，笑道：“让她来过一下重庆生活嘛。三姊妹，就她没有来过。”

周总理陪同外宾离开重庆时，山城沸腾了，到处花束飞舞，红旗飘扬，像一片彩色缤纷的海洋。在灿烂的阳光下，数十万兴高采烈的群众夹道欢送，亲眼看到周总理满脸笑容，神采奕奕，用那双刚毅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爱抚着山城的人民，不断亲切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禁为周总理还显得这样健康年轻感到衷心的欣慰。直到总理的客轮逝向远方，我们还站在江边凝视，仿佛还听到周总理深情地对我们说，他还要来重庆看看。

短暂的两天，多次的会见，留下难忘的记忆。但总觉得很遗憾，没有时间向总理详细汇报我的工作和心情。

没有多久，我接到张颖同志的来信。她是我延安鲁艺时期的战友，之后随总理到重庆，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这次又随同总理重游山城。她告诉我，总理自武汉飞返北京时，在飞机上谈到我，表示关心，并且觉得遗憾，因为没有时间和我详细谈谈。

我反复地读了这封信，激动得流了泪；才知总理在重庆时，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情。多少次我想

给周总理写封信，感谢他的关怀。但是又觉得应该在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我没有写这封信。

怎么想得到，周总理从此再也不能到重庆视察了，我也从此永远见不到总理了。

想到这里，我听到风雨中的长江，波澜滚滚，发出阵阵悲恸的呜咽，心头突然紧缩。我不禁伏身在窗前，失声痛哭。

就这样，在那走廊尽头的黑屋内，度过了好些不眠之夜！

多少次，我想拿起笔来写点悼念、回忆总理的文章。但是我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悲痛都有罪，悼念更有罪。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我只得在痛苦的熬煎中发誓：一旦能拿起笔来时，就首先要写回忆总理的文章。自然也觉得，这可能只是幻想。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感谢党中央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落实干部政策，我终于又回到党的怀抱，重新拿起笔来战斗。

的确像一场战斗，手发颤，笔很沉重，有时候，连很普通的字都记不起来，更不用说，寻找表达

真实心情的恰当的词句，有多么困难。因为有多少年，我不能看到一张白纸，也不能有支笔。整年整年不说一句话，几乎失去用文字和语言思考的能力！

但我终于在周总理八十诞辰的前夕，写下了一些片断的回忆，作为永恒的纪念。

二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几个同志，姚时晓、张水华等，来到中央党校一部，进行采访，收集材料，想写一个反映敌后斗争的大型话剧。

党校一部的学员，有身经百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八路军的将领，地方县委以上的干部。每个人都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历。现在穿一样的衣服，同住在窑洞里，一起学习、上课、听报告，自己打水打饭，一同娱乐、打球。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上级，谁的斗争经历最富有戏剧性；更无法了解他们现在思想深处想着什么。我们看了不少材料，谈了不少情况，结果还是感到茫然。

一天，吃了晚饭，我们在散步时，突然看到周总理独自一人站在校门口，好像等待什么人。我们立即高兴地走上前去，叫了声“周副主席”。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紧紧有力的和我们握了手，问我们到党校来干什么。我们简单地汇报了工作情况。周总理听到我们讲的困难，特别是听到有的同志和我们谈话，像汇报工作，只讲了几条经验，就谈不下去时，他爽朗地笑了。

邓颖超同志下山来了，周总理和我们告别时笑道：“你们都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应该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校的同志交朋友、谈心。”

他还嘱咐我们，希望我们写好剧本时告诉他，他愿意听听。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意外，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却笨拙地说了一句：“你哪里有时间？”周总理笑道：“抽点时间嘛。”

经过周总理的提醒，我们又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注意交朋友、谈心。后来终于写起了一个初稿，反映太行山晋东南小麦产区，我们和日本侵略者开展的一场严重的粮食争夺战。剧名就叫《粮食》。

我们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希望他抽时间听听

剧本，给我们指示。好几天没有回信来。我们想，周总理正在忙着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大概不能抽出时间来。

不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周总理的信。一看见信封上那雄健的签名，我顿时兴奋得心跳起来，连忙跑下山去向其他同志报告这个喜讯。

周总理不仅约好时间要我们去他那里读剧本，还向我们表示抱歉，因为我们的信被夹在一些不紧要的文件里。他因为忙，好些天没看这些文件，直到看完了这些文件，才发现我们的信。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杨家岭周总理的窑洞里，他又一次对拖延回信的事表示歉意，使我们深受感动。这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但的确也有点紧张。想到我们几个年轻文艺工作者的初稿，自己也感到不成熟，却拿到中央领导同志面前来读，怎么能不紧张呢？

周总理很忙，我们念到深夜了，还不时有人送文件电报给他签阅、批示。这时他就让我们停下来，等他看完文件再读，我们也怕打扰他，一声不响坐在那里，注视着总理。这时候整个窑洞安静极了，只听见他翻阅文件纸张的声音，听得见自

己的呼吸声。因此有一种心情，赶紧把剧本读完了吧。

接着读剧本时，或者不能“进入角色”，或者就不知不觉读快了。

可是总理却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读的中间，有时觉得语言或情节有问题时，不知不觉抬起头来，似乎看看总理有什么反应。我们看到他不是在前一张纸上写点什么，就是目光炯炯，亲切地注视着我们。有时，看出我们的心理，就笑着叫我们不要忙，慢慢读。

剧本读完了，总理肯定这个剧本的主题和题材是好的，有意义。也坦率地指出，写的粗糙，人物形象不生动。又鼓励我们继续修改，再改得好一些。说这是“练兵”，开始写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有困难的，开头难，慢慢就不难了，哪有小孩走路不摔跤的？歪歪倒倒，慢慢也就会走了……。

我们就像倾听一个长辈的亲切谈心一样，听周总理谈他的意见。他始终毫无倦意，平易近人，十分关怀，又坦率严肃地谆谆教导。有时有几句严格的批评，也丝毫不感到紧张；相反，听到他那亲切的笑声，坚定的语气，看到那和蔼的笑

容，直射向我们心头的密切注视，感到确是击中我们的要害，抓住了我们的弱点，觉得语重心长，倒会心地笑了起来。

最后，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一个数字的问题。因为剧本中敌我双方都强调，晋东南地区的小麦产量很大，无论对我军或敌人，都是重要军事物资，必须尽一切力量争夺到手。我们写了一个数字，说这地区的产量竟占整个华北产量的百分之几。

周总理问这个数字的根据从哪里找到的，是否可靠，提供数字的同志是什么干部，是否懂农业，是不是本地干部等等。之后，他想了想，肯定地说我们这个数字恐怕有错误。于是他站起身来找出一本文件翻阅，指给我们看。果然，我们把这个地区的产量，占华北的产量的百分比搞错了，写得过大了。

周总理说，他当时听了就有点怀疑，因为如果产量那么大，我们八路军只出动一个团的兵力，想把粮食抢到手，是不可能的。他还笑道：你们艺术家是不大注意数字的，可是这样关系到全剧斗争的数字，不能不注意。我们对总理的惊人的

记忆力感到敬佩和惊讶。他在日理万机的繁忙的工作中能记住一个小地区（当时我们已经有许多大块根据地）小麦产量的数字，一听到数字就能发现差错。

告别时，我们一再感谢总理，耽搁了他很长的时间。总理一边紧紧和我们握手，一边说这是 he 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的工作嘛！”

更出乎我们意外，他嘱咐我们，戏排好了，一定要通知他，他要来看彩排。还特别交代，不必写信了，可直接打电话通知他。

走出窑洞，抬头看时，东方已经发白，延安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头，已经显出雄伟的身影；远近的鸡鸣声此起彼伏，伴着山谷间的回声，格外悠扬洪亮地迎接黎明的到来。这时候，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我们耗费了周总理整整一个通宵。

我不禁一再回过头去眺望周总理的窑洞，看见窗口上仍然映着灯光。我想起了在告别前，总理又接到一叠文件，他对来说，等一会儿，我们走后他再看。我仿佛看见周总理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又继续他真正的工作了，心情十分激动！

这个激动人心的愉快的一夜，是我终生难忘的。

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果真来鲁艺看了《粮食》的彩排，然后又听取鲁艺同志的意见。他也仍然感到艺术上粗糙，不感人。还举例，剧中写了一个老农王老汉为保护粮食而牺牲，但这个情节没有能感动他。

议论了一阵，夜已经很深了，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戏不必上演了。总理却还在征求意见。有位领导同志说，戏很难改，改好了，至多也是一个“活报剧”。这时周总理站了起来，抱着双臂在胸前，说道：“‘活报剧’也好，总还是反映敌后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然后指着一位搞演出工作的同志问，上演这个戏要多少钱。这位同志犹豫地说：恐怕还要不少钱。总理笑道：“要说实话，不打折扣，到底要多少钱？”这位同志想了想，说大概要上万边币。

凡是在延安参加过生产运动，纺过线开过荒，打过粮食的同志都会知道这上万边币，要付出不少劳动，折合不少的粮食。

我在人丛中嘟哝了一句：“算了，不必了。”也

不知道总理听见没有。却只见总理坐了下来，让人把演出预算写给他看。他又想了一下，说道：“还是试演一下吧，到党校演演，听听大家意见也好！”于是掏出笔来，批准了这个预算。我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睛紧紧盯住总理的手，看到他从容有力地写完周恩来这三个字，这字像火一样烙印在我们心上。

这个“活报剧”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但是周总理的关怀还没有结束。

这里也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党校许多同志的关怀。“我们的”两位县委书记日夜不停地和我们一起修改剧本，斟酌每一句台词。“我们的”司令员陈赓将军自告奋勇地做我们的“军事顾问”，还让他的参谋长周希汉同志带来两位团长来帮我们“排戏”，教动作、语言。最后满意地看着演团长的田方同志笑道：“现在像个团长了。”

当我们向陈赓将军表示谢意时，他瞪起一双圆眼笑着说：“恩来同志都支持，我怎么能不支持？”

延安八九月的一个凉爽的夜间，《粮食》终于在党校一部礼堂试演了一场。总理又亲自来看，

让我们坐在他的身边。戏自然还是粗糙。但有些干部的语言和动作，也在礼堂中引起一些亲切的笑声。总理听到观众的反应也高兴地笑了。我发现他一面在看戏，一面也在认真地观察观众，注意他们的反应。

戏演完了，总理就坐在原处，听取党校同志的意见。没有人走，礼堂里还是坐得满满的。周总理特别关照我们不要紧张。

有些同志站起来发言了。三言两语，有赞扬，也有批评，但都是高高兴兴的。周总理始终高兴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听到一些中肯的批评，他也鼓掌，有时和大家一样哈哈大笑。这完全像一个大家庭庆祝一个孩子的诞生，首先是欢迎它，然后又毫无顾忌地指出它的缺点，甚至埋怨它不应该长得这么脆弱，这么丑！

后来，有一位同志站起来，对剧中县长这个人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原来剧本写了一个县长因为有单纯任务观点和团长发生争执，不同意团长的作战方案。

写作的时候，本来有些顾虑，后来周总理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水平不一，各有长处和缺

点。干部之间，由于分工不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某些具体事物的认识，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奇怪，经过争论，经过斗争和实践的检验，观点一致了，有什么不好呢，而且还有教育意义。他还主张加强一点这方面的矛盾。

那位同志则认为，一个敌后县长的政治水平不可能这样低，现实斗争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县长。

周总理听到批评后，微笑地侧过头来望了我们一眼。他那闪闪有光的眼神显然告诉我们：“果然有批评了。”又仿佛说：“干部中对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不就是证明？”

后来他听到批评更加尖锐起来，忙推了我两下，笑道：

“荒煤，你快站起来讲，是我叫你这样写的！”

我笑着直摇头，不肯站起来。那位同志的批评也就完了……。

戏演完了，座谈会也完了。大家高高兴兴散了，没有什么人特别谈到这个戏的成败问题。

党校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周总理亲自支持并批准这个戏的试演，鼓励文艺工作者积极

反映他们在敌后的斗争，就是对他们极大的关怀和鼓舞。他们还有些不满意，没想到周总理又亲自陪他们看了戏，还那样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所以大家都高兴。

戏是不成功的，可是这个晚会是愉快的，难忘的。

三

《粮食》只是试演了十来场。作为艺术作品，它的生命是短促的，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已经是三十多年的往事，参加这个戏工作的同志，看过这个戏的同志，也都老了，有的同志已去世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多么怀念总理啊！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周总理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知付出了多少宝贵的精力和时间。从延安时代的《白毛女》到大歌舞《东方红》的史诗，又无论是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电影各个部门，都

得到过周总理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满腔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严格的认真的要求，具体入微的指导。许多作者、演员和总理做过彻夜的长谈，许多单位留下过总理深夜来访的足迹，亲切的谆谆教导，爽朗的笑声，甚至合唱的歌声。他是我们人民的好总理，也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总指挥”、总导演。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党的文艺事业投入如此巨大的辛勤的劳动，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这正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重视思想战线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是因为他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关心亿万人民的精神生活，深刻了解文艺武器对培养一代新人的重要作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心重视文艺问题，在其思想宝库中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周总理则高举毛主席革命旗帜，以身作则，以其非凡的精力，以实际行动率领我们战斗，不仅精心培育了许多光辉的作品，也精心培育了一支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队伍。他其实是以实际行动写下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一本又一本的宝贵著作。周总理是

我们永远忠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典范。

周总理精心培育的丰硕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像《粮食》的例子，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但肯定也不会只此一件。

回忆这段往事，对照自己过去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深深的内疚。同时也更加激励我们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大旗，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学习周总理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

《粮食》的创作和演出，只是一个难忘的回忆的片断。但它一定成为我终生前进的动力。

我相信，文艺界的许多同志都保存着对总理的难忘的珍贵的回忆。让我们把这些回忆，化为我们创作的动力，化为总理生前殷切期待的灿烂花朵，使我们百花齐放的园地更加绚丽多彩吧！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凌晨